



丢手绢

梅一著

二十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國百佳出版社

入推理的因素

沒有風花雪月，絕少市井，
王秀梅把故事鋪展得扑朔
最終她進行了生活的清創包紮，世事的暗夜翻涌，
情懷的忧伤咀嚼，心靈的放縱飛甯……



丢手绢

Diushoujuan

王秀梅/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丢手绢 / 王秀梅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2

(21 世纪小说馆)

ISBN 978-7-5391-7061-9

I. ①丢…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8729 号

丢手绢

王秀梅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61-9

定 价 29.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录

- 1...孤独的葡萄 1
- 2...黑眼睛 55
- 3...青蛙 89
- 4...女友人 131
- 5...最后的坚硬 167
- 6...丢手绢 201
- 7...血统 233
- 8...蹲守 263

孤独的葡萄



—

六岁那年在向心毛巾厂，童话第一次接触成年男人，那男人不是姥爷，姥爷已经死了，也不是舅舅，舅舅结了婚，跟一个脸很白眼很大的姑娘。

每天上午下午，童话要从小姨宿舍里出来，绕过墙角转到屋后，穿过一条胡同，去尽西头的公共厕所。被叫做老良的男人会在破败的院子里坐着，旁边趴着跟他一样形容委琐不辨年龄的黄狗。

很多次，老良从破旧的藤椅里欠身起来，迅速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截红头绳。黄狗下巴颏支在地上，睁开眼一动不动看着走过去的童话。它已习惯主人屡试屡败的邀约，并为那不小心垂落在耳朵稍上的红头绳觉得可怜，因而忍住瘙痒让它落在那里。

那个夏天是如何地漫长啊，从来不缺的是雨水，常常在童话尚未转过墙角的时候天还是晴的，走在胡同里雨就下来了。老良终于把童话邀进破败的院门，童话天天看着的院子只成了一个过

渡的空间，一截过渡的管道，她通过这个司空见惯的空间，走进那不知底细的屋子。

老良的屋子一如他这个人，形容委琐落寞至极，所有物件都是静止的：八仙桌上豁了口子的茶壶，半空里吊着的竹篮，墙角里露出灰絮的棉靴。墙皮爆开后将落未落，就那么死在半空里，连同几滴蚊蝇黑红的尸血。

只有老良枯瘦的手是活的，它像一只丑陋的昆虫，曲起身体，停上童话如植物叶子般清新的小手，再慢慢展开，以红头绳为饵，把掌心贴上去。因为充满汗渍，那手掌黏腻稠滑，而且有不洁的气味，甚至连累了那根透明如金属丝般的塑料红头绳，使它在亮相的瞬间顿失光彩。

所以，不能说是那根红头绳猎捕了童话，虽然她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它。老良稠滑的手伸进裙子里去以后，童话把红头绳在食指上缠了好几圈，指肚渐渐充血肿胀，她竖着那根指头，想象它会不会被勒断。那时候童话时常有这样那样的古怪念头，都跟丢弃有关，她觉得身上那些奇怪的物件，手指脚趾啦，鼻子耳朵啦，都会慢慢掉落，像头发牙齿和指甲。但她又发现还有源源不断的头发茬生出来，指甲会从皮肉里不动声色地长出，新的牙齿慢慢会把空出来的牙床填满。那么手指脚趾呢？

老良的手显然老态龙钟，没有掉落后新生的迹象，这让童话困惑。她承受着它在她两腿之间的摸来探去，一边纠缠于这个难解的问题。

童话没穿小底裤。六岁的童话细弱瘦小，乳牙才刚刚掉了两颗，完全是个小孩，或许在小姨眼里还是个婴儿呢。小姨从来就没想过该给她穿小底裤了，底裤，那是大人才用得着的东西。老良被那无遮挡的获取激动得浑身发抖，脸上流下一条条汗水，鼻尖上挂着一滴，看起来摇摇欲坠，却始终挂在那里，终于童话觉

得累了，不耐烦了，用那只五花大绑的手指把它弹落了下来。

那手指不会动了，黑紫色的指肚仿佛就要如一颗子弹头喷射而去，这是冒险的极限，对童话的胆量来说仅止于此。

她卸下红头绳，解放那根变形的食指，看着它飞快回复得跟另一根食指一样。老良重新劫获童话的一只手，用了些力气，绑架般把它带到一个地方，让它握住了一个什么东西。童话不知道她手里的东西是何物，她被老良的样子吓住了，还被老良的力量吓住了，张嘴咬了他的胳膊。

老良的胳膊也根本不像曾经长出过新的，倒仿佛从生下来就是那两条，一直用了几十年，那么陈腐，皮肉松垮，贴着一层气味暧昧的黏腻之物，像坏掉的豆腐。老良有多老？这么说，人身上有些东西是不能以旧换新的？

童话那细嫩的牙齿竟然让老良啊的叫了一声，仿佛童话咬了他的胳膊，那胳膊就要掉一样。可见他经常挨揍已形成条件反射，肉体的一丁点痛都会激起本能的叫喊。他的大半生都陷在这种可怜的境遇里，谁让他偷呢，一个豁嘴本来就让人嫌恶，加上小偷小摸，难免消磨掉邻居们的同情之心。

童话研究了她刚才被迫停留的地方，发现那里鼓了起来，她疑心一只老鼠钻进老良的裤子里。炎炎夏日，下雨也不觉得有什么凉爽，老良穿了一条不知从哪搞的大短裤，右腿撕破一个洞，腰间松紧带倒是完好，两头都已蓬了毛，从布里钻出来，系在一起打了一个巨大的死结，系得乱七八糟，因而像一只蜘蛛咬在腰间。

童话断定有老鼠之类东西通过右腿破洞钻进老良的短裤里，但又不想过问。老良说，小姑娘，红头绳送给你，扎辫子。豁嘴的老良比比划划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来表达心迹，才让童话拿走了那根红头绳。

童话拿着红头绳走到葡萄下面。葡萄没搭架子，它从墙角长

出来，藤条有一部分攀附在一根晾衣绳上，另一部分爬在一棵树上，童话不认识那是一棵什么树。初到毛巾厂的时候，葡萄藤上除了叶子什么都没有，在童话目光一日日的营养下，现在已结出豆粒大小的葡萄来。老良的破藤椅安在葡萄下面，加上老良这个人，就很煞风景了。

雨停了，胡同里泥泞不堪，她提着那根红头绳，低着头，看塑料凉鞋一下下浸到泥水里，拔出一些稀泥来。有几滴顺着鞋后跟甩到小腿肚上，像忽然粘上一口痰。

毛巾厂的工人们不喜欢把宿舍安在这样一个地方，特别是他们要跟老良们这些人住在一条胡同之隔，并且共用一个厕所。这是靠近铁路边上的一个铁路宿舍区，说是这样说，但并不是正规的宿舍区，只是不知道什么年头盖在这里的十几间平房，铁路职工管这里叫“十间房”，起初住着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铁路职工，渐渐地那些人搬到其他正规的宿舍区去了，空出的房子做了顺水人情，送给亲戚朋友来住，人口就这样杂乱起来，并且频繁易主，毫无疑问都是些穷人。像老良这样的，已经无从查实是谁的人情。

厂子要搬迁的消息传了很久，童话记得至少有一年多，姥姥还没死的时候，这消息就频频被小姨带回家去，但直到现在，女工们还在蹚着泥水，一路咒骂着去胡同尽头的公共厕所。

无疑这条胡同是一条等级线，仿佛不咒骂两声，毛巾厂工人们就降格为十间房里那些潦倒之人。童话在春天的时候来到毛巾厂，一来即被灌输了距离的概念。十间房里生生不息地发生着些不上讲究的故事，女工们趴在宿舍床上，围挤着窗户观看和议论，加上一些幸灾乐祸的嘲讽。

所以童话在那个雨天的午后，提着那根来自十间房的红头绳回到宿舍，很是为它的安身之所费了些心思。最后她把它夹在一

本小人书里。包括老良后来送她的水果糖，吃完以后那些糖纸都被她藏了进去。

她睡着了，梦见手里握着一只老鼠。

二

后来童话终于知道老良的短裤里不是什么老鼠，也是在那年夏天。她谈恋爱时再次接触到男性，是在十六岁的夏天。

十五岁时童话跟母亲发生一场争执，核心是中考。母亲把改写命运的契机交给童话，立志从童话这一代起咸鱼翻身，用知识和学历武装头脑，从此世袭下去。八十年代有这种抱负，尤其是女人，算是难得一见，她要让童话上重点高中，然后成为一个女大学生，而童话抵死不干，形式上一直跟母亲保持默契，至少没有异议，报志愿的时候却在表上填了中专。

这加剧了这对母女的敌视。中考以后的整个暑期，童话和母亲几乎无话可谈，母亲这时候进入另一种矛盾重重的人生，一边没有爱情一边渴望爱情，她已经过了四十岁，越来越没有多少余地可以回旋。

童话冷眼旁观母亲的焦虑，感到自己人生第一步走得何其漂亮，啊，她羽翼渐丰，就要离母亲而去，抛弃这女人。这比起她当年抛弃自己算什么呢，一点都不狠。

母亲名叫童蔷，从名字可以看出，童话没有父亲，因而她成为童蔷的人生之累，必须一抛了之。所以当年她把童话抛弃给自己的父母和弟妹。

一整个暑期，童话都跟一只猫待在一起。她不理睬童蔷的仇视。这种不惊不辱，不动声色，完全是有经验的人生的样子。当然，她经历那么多，六岁就看到男人的裸体，想没有经验都难。

只是那经验缺失了最饱满的部分。

十六岁那年春天童话进入恋爱期，对象是兄弟班一个很帅的男生，他的迷人之处在于有一种淡淡的贵族化的忧郁，因为这种气质，他被选中饰演话剧《雷雨》里的周萍。导演是一名教哲学的老师，双腿残疾，不明原因。晚自习的空隙，童话跑到礼堂去看排练，站在一头白发的哲学老师旁边，观察他那两条一动不动搭在轮椅上的腿。

那时候童话洞悉身体各处的生命奥秘已有十几年，确切说，从离开毛巾厂后她就知道，肉体上的有些部分不停地在新陈代谢，而有些是从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哲学老师的双腿已经死亡，生命抛弃了这两条被称为腿的东西，然后强加给哲学老师很多精神上的东西。他没有话筒，因此导演起来格外费力，满脸淌汗，人们都敬佩这位轮椅者，唯有童话一眼就看到他的内心里去：他害怕成为一个被抛弃者，所以才如此尽力。与其在导演，不如说是他自己在演出。

童话决定跟男生好是因为他是个没父亲的孩子，那可怜的父亲在三十多岁时就死于非命。他也是一个被抛弃者，帅且忧郁，常常在校园的树荫下低头潜行。

那年暑假童话给童蔷写回一信，说要去一个关系亲密的女同学家小住几天，为了保险，她强调是那女生的母亲相邀。童蔷没有办法干预，她可能也知道，这封信只是一份出于礼貌的通告，而非征询，更非哀求。

在童蔷眼里，童话的骨头是硬的，血是冷的。从她们母女不咸不淡的关系里她给出这个结论，特别是中考结束后那个暑期，童话日夜跟那只猫在一起，直到后来那东西跑到街上误食鼠药而死。

相信那只猫在死前一定是幸福的，童话居然抱了它三天三夜，直到它的胃被鼠药一点点烧烂，疼痛而死。它死以后童话在

床上用枕头和被子把它围起来，像摆了一个祭坛。

童蔷冷眼旁观整个过程，断定将来她老死的时候，童话对她难及对这只野猫。那是一只童话捡来的野猫。

童话跟随演话剧的男生回老家，男生的母亲骑着一辆三轮车从火车站把他们载回家。这女人跟童蔷年龄相仿却看起来要老上十岁，她坐在缝纫机前，把一块绵绸布加工成两条短裤，此后童话就跟男生穿着情侣短裤在家里晃来晃去。

男生的姐姐在周末带着四岁的儿子回来，翻箱倒柜找出做姑娘时穿过的衣服，送给童话。男生的姐姐很惋惜，因为她生育之后发胖，从前的漂亮衣服都只能抖搂出来看看了，现在穿在童话身上，她觉得减轻了对那些衣服的慢待，因此特别高兴，对童话也特别好，完全像亲姐姐。

童话受到了没有想到的礼遇，那么亲切自然，只享受过程，不过问明天。男生的母亲和姐姐都对他们将来是否能结合不做任何猜想，只是把她当成他们家的一分子，甚至带她去参加男生一个表哥的婚宴。

童话迷失在亲情里，也迷失在新鲜的爱情里。在学校童话从没见过男生是这副样子，轻薄柔软又飘逸的绵绸短裤暴露着男生的形体，从而终日困扰着她，终于有一天夜里他褪下那条绵绸短裤，让童话收获了天大的震惊。那一瞬间，她发现老良给他的经验是缺损的，隐瞒的，老良腿间那堆已经衰老的肉体隐瞒了生命的部分真相。

而老良和童话，竟为那肉体各自搭上多少东西，多么不划算、多么不计得失……

男生家里的格局是这样的，一室两厅一厨一卫，为了解决睡觉的问题，客厅里那张沙发晚上放开当床用。跟那和蔼的老女人睡一张床，还是独自睡沙发，童话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她总是

这样，本能地抗拒孤独，又本能地给自己制造孤独。于是男生就跟他母亲一起睡到卧室的大床上去，名义上是那样，每天晚上，他们却盘膝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说着话，度过大半夜的时间。

平心而论他们是纯洁的，即便那个晚上男生向她暴露了一部分隐秘的肉体。

我有一个请求，但你千万不要生气，好吗？

男生这样请求她。

然后，是结结巴巴的说明，让她明白他请求她的内容，其实无非就是褪下短裤，向她贡献他的爱意，仿佛只有那毫无保留的展示方能证明他从肉体到心灵同时对她倾其所有。而他并没有进一步的所图，并且她后来怀疑那时候他跟自己一样，都对那部分肉体的功用不甚了解。

他又请求她，碰一碰，好吗？

她坐在沙发上，他站在她面前，电视机在他身后发着孤独的光，卧室里他母亲已经熟睡，不过，谁知道那女人每晚是不是真的睡着了，十七岁的儿子带了女朋友回来，自己呢，已经守寡那么多年。但这女人毫无妒意，总是尽量隐遁自己。

最后他蹲下来，跪在她面前呜咽着道歉，童话，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她说没关系，却反而加重了他的不安。没有灯光，只有忽闪忽闪的电视发出不甚清楚的光，他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也不敢看，好像刚才做了天打雷劈的坏事情，必须等到她给出令他信服的不介意的承诺，而她所有承诺他都不信服。

这样纠结了许久，在她的强制之下，他才不安地回卧室睡觉，边走边回头重复那句已经重复一万句的话，童话，千万别生气，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那样了。

童话惊诧于男人的不同，六岁那年老良可没有这么多顾虑，那老男人倘若不是唇裂，也决计不会事先征得她的同意。他的

手，手上粘腻的汗，都是那么理所应当、饱经世故、毫不迟疑，他知道光阴已去，就更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况且他总觉得人生是受亏欠的，唇裂致使他终身未娶，只好从一些做小姐的身上找补，无论如何找补也是觉得不够。

暑期过到一半的时候，童话才很知趣地回到童蔷身边。尽管迷失，那时候她就已隐约懂得好东西不能总是捂着，恐会捂坏的。男生的母亲骑着三轮车把她送到车站。每天她都用那老旧的三轮车，拉着一卷一卷的绵绸布到农贸市场上去卖，据说这不体面的生意她做得还不错，男生在学校里穿得总是很好，皮肤又白，加上贵族气质，谁也不知道这一切的背后原来竟是一架老旧的三轮车。

那时候童话就认定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宝贵，她跟男生有致命的相同点，就是被抛弃，对此他们安之若素，同时又提心吊胆。他们蔑视它同时又惧怕它，生怕在人生里再来一次。

对那男生来说，这矛盾的人生折磨要更甚一些，因为他的父亲、爷爷、一直往上追溯到很久，这些男人的命运古今相同，都活不过四十岁，照此推断，他也终将被彻底抛弃。

她为此心疼他，因而勃发母爱，下午下课后常常步行到学校后边的农贸市场，买些水果啊凉皮啊，在男生宿舍楼下喊他，他提着那些东西回到宿舍，收获着男生们的嫉妒。

三

童话找了一个妇产科医生做丈夫，丈夫后来又成为一名研究生殖学的专家，在那家医院的生殖中心工作，成天面对层出不穷的大龄女人，她们一致的特点是愁眉苦脸，为求一孕不惜倾家荡产，屡败屡试。

童话这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她为什么没有孩子，不能生，什么病，都是人们分析和猜测的话题。

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早上，童话离开了家。丈夫龙逐浪的反应跟天底下多数男人一致，先是不以为意，后来发觉不对劲，开始打他能想到的所有电话，尽一个做丈夫的本分。

关于童话的社会关系是一个谜，对龙逐浪来说是一个谜，对她自己来说恐怕也差不多，因为她是福利院孤儿出身。龙逐浪认识童话还是在当妇产科医生的时候，她痛经，小脸苍白还流着冷汗，龙逐浪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的绝望之色，仿佛是让死亡一路追赶进去的，而且根本无心去在乎即将把痛经这样的事情讲给一个男医生。

她讲了从十二岁来例假之后就不曾断过的疼痛，同时十指伸直，绷紧，按住腹部，像要把它按没了。龙逐浪知道这属于典型的原发性痛经，他惊讶于从十二岁到二十二岁这十年，她竟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止痛，即便那天上午，她也是因为路过医院才做出的临时决定。而据他的经验，她的痛经程度不轻。

病例本是刚买的，没有用旧了的那些典型特征：毛角，翻边，或因为卷过而像老人佝偻的腰，放在桌上无法伸直。他见惯了那些被搓揉的病历本，或许有的上面还曾沾过女病人下体的分泌物。他曾给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做下体检查，女人居然把玻璃涂片夹到病历本里拿到化验室，又大大咧咧地回来，说涂片被我弄坏了，得重新做，然后躺回床上张开两腿。

谁知道龙逐浪到底接触过多少女人，她们的不洁已让他麻木，而童话却像个少女一样纯洁。他看了看病历本的封面，马上又被这个名字迷住了。当她转身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叫住了她，告诉她别去取他给她开的药。

童话站在门口等着他给出一个自我否定的答案，作为医生他

这样干还是第一次。他说我刚才给你开的是止痛药，虽说也会管用，但用多了容易依赖，且会引起胃溃疡。如果你相信我，我给你开一个中药方子，你到外面的药房自己抓了煎服。还有，除了经血凝滞不畅是痛经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来自精神方面，紧张、抑郁、恐惧、情绪不稳定，都要克服。

他一下子看到了童话的内心里，并且作为一家西医医院的医生，莫名其妙给这个病人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凭的仅仅是他对中医私底下的爱好和研究。他其实喜欢的是中医，却阴差阳错，成了一名研究生殖学的专家，西医专家，有时候病人拿着中医方子来问他，他会虎起脸来，指责她们，不孕症靠中医是永远治不好的！他当真这么想吗？他自己也很迷茫。

以后当他知道童话福利院孤儿的身世，不免为自己的直觉而自负。童话的痛经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好转，他给她开的中药方子疗效甚微，到后来只剩下精神功效。龙逐浪知道，肯定会有一些孤儿后遗症要跟随在童话的人生里，如果痛经算是的话，那还不是多么可怕。

并且童话对疼痛的耐受力超出了龙逐浪的想象。

他喜欢上了童话，并不怎么费力。原本他以为已经让那些张开两腿躺在检查床上的女人们夺走了性别，还有对女人的感情。童话的身世也造成了她社会关系的清白，十岁的时候她被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领养，十五岁考上一所中专学校，临近毕业那年那女人离她而去，她再次成为一个孤儿。

实际上，在身世问题上，童话对龙逐浪是有欺瞒的，她从没有告诉他那领养她的女人是她母亲。她当然没有任何欺瞒龙逐浪的必要，只是不愿意承认那个女人是她母亲而已。甚至她小姨童桑、舅舅童椿，她都从未对龙逐浪提起过。

总之在龙逐浪对童话的阅历里，童话没什么社会关系，她毕

业后没几年，当初所学的计算机专业就不怎么优越了，她在单位里经历了两次转岗，本就没什么深交的同事七零八落，这时候她跟龙逐浪结了婚，工作得不顺心，干脆办了停薪留职，基本就是一个社会关系等于零的人了。

童话的手机像往常一样待在电脑桌上，插在一个草编的小工艺筐里，电脑桌上的摆设也跟往常一样，锥形的骨瓷咖啡杯，小瓶的绿色植物，润手霜，笔筒，纸，纸上记录着水仙花10:00成熟，昙花15:22收获，收获后种牧草，犀牛18:16生产，旁边标注的日期是今天。

童话玩QQ农场，且兢兢业业，每天把第二天要成熟的作物写在纸上，像打理家务一样认真。

龙逐浪看看表，晚上十点。他打开电脑，童话的QQ设置的是自动登录，让他感觉进入了一座空城。农场里的水仙昙花都已开放，没有主人去理，一棵一棵寂寞地发着呆，犀牛生产了一堆小崽，自己从草坳里爬起来重新进入下一轮生产期，漫无目标地游来荡去。

童话手机的通话记录显示，龙逐浪的弟媳王芽是她失踪之前的最后一个联系人。王芽也和童话一样闲居在家，妯娌两人经常结伴逛街吃饭，有时还在QQ上聊天，都聊些什么他从没关注过，无非就是时装美食，发型化妆品之类。

他把电话打给王芽，王芽回忆说，昨天，王芽在网上给她们两人买的香奈儿手挽包到货了，两人约在一家新开的披萨店见面，童话请的客。

童话很正常啊，王芽说，跟以前一样。

电话之后王芽打车过来，跟龙逐浪一起检视童话的东西，衣柜里的衣物，卫生间里的洗刷用具，存折的数目，没有任何预兆表明童话的消失是有预谋的离家出走，她只背走了那只新买的香奈

儿小绵羊皮包，连手机也没带，就好像买菜去了一样。菜市场在小区后面，步行五分钟就到，通常她就不带手机。

龙逐浪看一眼王芽的包，问，就这个？

那包是肉色的，看不出是小绵羊的皮，被一道道线来回地压榨，形成一片有规则的平行四边形，感觉像一张划上刀痕的发面饼。

你老婆要了个红色的，棱格也是她选的，其实我喜欢光面的，她非要棱格的我也没办法，只好顺着她了。

王芽尽力帮龙逐浪回忆，对了，你老婆问我那一格一格像不像伤口，横切一下竖切一下。你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伤害她了？

伤口，这是他老婆能说出来的话吗？就他对她的了解，这么文艺腔的话她从没说过。或许女人对女人和对男人有所不同。

龙逐浪的弟弟龙逐波不在家，正在南方几个城市蹲点开发新客户，推销他们公司的矿山设备，他常年如此。而他们的父母在两百公里外的乡下，所以王芽就成为龙逐浪唯一的商量对象。

很显然，咱们把人弄丢了，王芽说，童话无亲无故，咱怎么跟她的父母交代。

王芽所虑有点不切实际，且不说童话那抛弃了她的父母在不在人世尚未可知，即便尚在，且即便得知女儿丢失，有没有资格来怪罪龙逐浪，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而且这只是礼貌说法而已，细究起来，那两个人这辈子下辈子都应该识相，孤独终老，不要打扰任何人。

这晚龙逐浪和王芽制定推翻又制定了多套方案，在不停的确定与否定中完成了一个决定，暂不报警。龙逐浪不报警并不说明对童话不重视，而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高于此事，十几年前，他牵头的生殖学医疗研究打破这个城市医学界一项空白，十几年来成效显著。他是一只沉默的辛苦的燕子，一点点衔枝啄泥，到现在已经筑好一巢，内装一大堆的学术成就和口碑，只在静待时日。